



名山勝槩記

湖廣四

ル 5
7160
33





名山勝槩記

湖廣四

永州游記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鈞鉞潭記

鈞鉞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石渠記

卷



柳宗元



石澗記

袁家渴記

小石城山記

永州三巖記

游朝陽巖記

游朝陽巖記

游朝陽巖記

游朝陽巖記

流香洞記

盧 臧

元 結

唐功茂

袁 泰

施 昱

范之箴

澹山巖記

澹山巖記

澹山巖記

游澹山巖記

零陵三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游讌南池記

永州寺記

柳應辰

蔣穎叔

袁 泰

袁 泰

柳宗元

柳宗元

柳宗元

柳宗元

柳宗元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愚溪詩序

愚溪對

溪上序飲

記愚溪

游愚溪

浯溪題壁

柳宗元

柳宗元

柳宗元

王 楙

黃庭堅

黃庭堅

湖南襍記

石溪記

寒亭記

茅閣記

九疑圖記

廣宴亭記

殊亭記

春陵菊圃記

次山銘叙

元 結

元 結

悟溪

晤臺

悟溪唐亭

水樂

東崖

寒泉

陽華巖

宏樽

丹崖翁宅

讓溪

異泉

杯樽

退谷

杯湖

五如石

漣泉

沔泉

澶泉

東泉

泮泉

漫泉

游沉香巖記

董傳策

游兜率巖記

謝巖

游永朝陽巖因泛瀟湘記

董傳策

九疑山記

慎蒙

飽菜軒記

陳繼儒

吏隱亭述

劉禹錫

宅仙洞記

董居誼

含輝洞述

劉禹錫

大酉洞記

王世隆

游彈子洞記

胡直

藏丹洞記

陸游

永州遊記

唐 柳宗元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董神祠祠之上兩山墻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

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瓮側立千尺溪水卽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斷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

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旣歸爲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予爲僂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

永州遊記
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寺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坐。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遁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

鉅姆潭記

鉅姆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旁居者以予之亟游也。旦欵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

居願以潭上田買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
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淅然尤與中
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子樂居夷
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銛鋤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銛鋤潭
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
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壯者殆不
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
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
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
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游皆
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
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逞巧
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
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
與心謀不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

能至焉噫以茲土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得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

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寥寂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鈇鋸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

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側曲折平者深黑浚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栲石楠梗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膠鞮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芬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予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游焉予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墜小潭潭幅員濶百尺清深多鯈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

永州遊記
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休
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
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
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
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
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
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
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
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
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
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
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
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
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
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予未信之

記遊白應劭封禪儀後唯子厚永州野澹簡遠蕭然筆墨之外

永州三巖記

宋 盧臧

永之東南三巖相望穿堅貫險外峻內夷澹瀟之間
號爲佳絕火星巖嶄嶄亂石恠聳于傍曲縈斜通後
瞰山腹往時黃冠師宅其側塑火星像爲人祈福今
宇壞基存緇徒構宇而居朝陽巖後阜前江呀焉淵
邃旭日始旦華粲先及小亭巋然立于右岸澹山巖
依山而上緣穴而下深入虛廣踰數十畝秦始皇時
周真實之居今爲佛圖山富竹樹澹竹爲多其後斜

永州志
卷之三
記
穴百步迤邐而出捫蘿磴石復有小巖大抵永山類
多巖穴茲三者爲極勝至者賞其外塵坐而移寒暑
也予嘉祐丁酉二年被臺符承幙中乏四月始到永
未幾遍歷所謂三巖者且酷愛澹山虛廣遂礪其巖
石總刻三詩偶遇漕臺俞公按部游巖遂持詩以丐
賚屬公好奇博雅旣賞會于巖下又從而繼其聲焉
其從游者題名于別石時六月六日也

元結游朝陽巖記

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至零陵愛其郭中有
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於虜巖洞此邦之形
勝也自古荒之亦無名稱以其東嚮遂以命之焉前
攝刺史獨孤恂爲吾翦闢榛莽後攝刺史竇必爲吾
創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爲勝絕之名已而刻銘
巖下將眎來世銘曰於戲朝陽恠異難狀蒼蒼半山
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巖下洞古洞中泉垂
彼高巖絕崖深洞寒泉縱僻在幽遠猶宜往焉况郡
城甘邑巖洞相對無人修賞竟使蕪穢刻銘巖下問
我何爲欲零陵水石世有人知

唐功茂游朝陽巖記

朝陽巖近在郊邑無車馬之喧而有泉石之勝建火疆園協洽六月有五日唐功茂宋景晉同爲避暑之游是日也兩餘風快烟靜霞鮮爽氣盈衿歛溽遁去間揮五絃時寄一枰神清骨寒若與浮丘赤松接於瀛洲方丈欣勝踐之同適啜塵纓之自縛飛觴舉白頽然就醉暮色四合乘槎而歸

朱袞游朝陽巖記

城南水西澳一山特異石皆广出呀哮北俛南仰勢盡東嚮剝施交承若編參差石膚華潤乍青乍白間作虬鱗隱起斑斑似經作者上被青苔皆美箭香草氏半旁生下出盡望之畧不能狀迎瀨而南者巖也當巖之背轟轟中高次山時故有茆閣廻望城中當閣之氏石戶下穿華蓋偃仄橫門虛名大畧如鳥巢懸木之狀卽巖而居意象軒舉若出塵外境遠望空飛瀨迴光列嶂內映如坐回圖每及朝暾初上川靄熹微巖之美於是乎集矣

施昱游朝陽巖記

巖在治城南出城西門舟行二里而近登岸以上不
百武至山頂前人卽平曠處爲堂以憇客堂南稍轉
而東石磴緣崖拾級以降面東而出者巖也巖有
上下上巖石大聳植潤僅數楹大際兩凹相次如仰
蓮瓣一石下垂去地二三尺許隱如游雲飄如凝烟
疊如蜂房矯如龍首騫如鳳翼而適當其右中兩崖
石皆堅潤好事者往往留題其間石側一亭額曰觀
瀾則江流其在下也過此再歷石磴下數拾級迺至
下巖其巖亦不甚潤然空虛明朗洞然無物一水自
中出淙淙有聲大江汨汨循其前可以列席可以布
武可以曠目次山之所得卽此也前人題刻甚多間
有爲人剝去姓名者予以爲二巖皆無大奇觀上岩
似偃仄而欠空虛然大頽隆起而懸旒下施仰蓮上
此則非下巖之所有下巖似卑湫而乏高聳然大中
空洞而清泉內出江流外遶則上巖亦不能過也豈
所謂有主則寔無物則虛者哉予觀二巖而地中有
山山下出泉之義則具矣夫自有山川以來斯巖之
生亦久矣次山識之而始名自朝陽以來二巖之勝

亦久矣。而人未有能異之者。抑山川顯晦自有時哉。

范之箴流香洞記

永城之右大江之西愚溪之南有所謂朝陽巖者郡之形勝最佳處也。崑下風磴盤空轉折而下路盡洞見洞口虛敞泉出其中扁曰流香寒澈香芬味冽可酌循泉沿澗而入深探乃得其原泉自石竇噴出合流觴石湍激成聲錚錚縱縱雲墩下空忽抑復揚仙佩鏗鏘迴旋委曲由中達外勢欲盡處則瀑飛如練尋丈下懸注於瀟水本天成曲水流觴之地不假疏

鑿導引而然游者往往於此席地汎觴縱飲爲樂自成佳趣賢士大夫游蹤不絕歌咏之富侈於蘭亭巖志且載可考見也。邇爲郡人迹其水道易以堅珉雖少涉於人爲而石澗迴流隔絕泥滓沁滌肝肺視昔殊清絕尤快幽賞迴視隔江之城郭與撲地之間閭類皆等閒塵土爾。元次山柳宗元周濂溪昔嘗游宴於此故今崑石之巔卽西亭故址而祠之歲有祀焉。

柳應辰澹山巖記

零陵多勝絕之境澹山巖爲甲觀東南二門而入廣

表可容千人竇穴嵌空物象奇怪有不可得而狀者
中貯御書歲度僧一人僧徒惟利居處之便而不顧
蔽映障過之弊連薨接楹重基疊架疣贅延蔓殆將
充滿甚者糞穢積聚烟爨燻蒸道隧陰黑非秉炬不
能入太守丁公僑處事剛嚴始至大不懌悉徹群僧
之舍俾居巖外惟書閣殿像得存餘一椽一木無敢
留者他日公率應辰大理寺丞楊傑河陽節度推官
楊巨卿同至游覽層構一空衆狀在目開築塞爲通
豁破昏暗爲光明實人情之共快若石田藥臼之處
皆情景所及客有言物理顯晦固亦繫乎時耳

又

太守李公士燮召游澹山巖巖之風物氣象真隱者
之所居竊思次山子厚雅愛山水在永最爲多年獨
於茲巖無一言及是必當年晦塞未爲人知惟大中
十四年張顥有石室記畧載其事是歲懿宗改元咸
通迨今二百一十七年矣後之游瀟湘者以不到澹
山巖爲恨幽絕奇勝實亦可觀之地

蔣穎叔澹山巖記

澹山巖零陵之絕境蓋非朝陽之比也次山往來湘中爲最熟子厚居永十年爲最久二人者之於山水未有聞而不觀觀而不記者而茲巖獨無傳焉何也豈當時隱而未發耶不然使二人者見之顧肯夸其尋常而遺其卓犖者哉物之顯晦固有時何可知也

朱袞澹山巖記

柳子文章古今人稱道之皆曰永州力也及觀諸游山記中嘗惟尊黃溪品第永州山水特升最弗置而未嘗及澹山之勝吁豈山之勝在黃溪之後邪子厚

信能文章好奇詭知游觀之方然踪跡未至雖邇在門階亦蔽焉而已矣夫事故有幸不幸命也人固有能不能性也天固有縱不縱分也山之不遇子厚天也不然以子厚溪上十年之身尋溪買丘之志顧能置勝如澹山者以遺之異代乎山故避秦之地壁水附入于瀟瀟瀟幽響循山而出水土石璧玉削望之蒼蒼秀直可儼珪璋旁竇作戶戶入可三十步許乃卽佳境大畧中宏下夷折廉外仰上開員竇髣髴中霽白晝午夜日月往來星斗臚列畧無纖翳塵喧旣

遠萬籟閒寂。灑氣昇降如觀混沌。分儀之初俯仰周旋。勢絕穹窿。席地燕坐。可容萬人。列榻分房。可覆寒士。深居寂靜。可制頽齡。故昔之避世者。恒樂居之。遂與世遺。徃徃有獨立忘返之意。今觀之。岩中遺踪宛然。東瞻壁影。觀音結趺。北睨列圖。雷公倒掛。定床蟄燕。石田繡苔。丹井泉香。藥爐雲在。逡巡三匝。如奉威儀。於禱古之聖人。所謂洞天福地者。非謂是與。而子厚之弗遇焉。天也。夫以命分之於人。雖一山之遇。猶難之。知道者亦可以自喻哉。

袁袞游澹山巖記

嘗讀元結集知朝陽澹巖之勝。癸卯四月五日。謝病歸發全湘。七日抵永。太守唐公國秀招游兩巖。自瀟湘門外渡江。登朝陽巖。巖多奇石。翠黛如畫。謁愚賢祠。小飲前軒。稍東轉而下。石壁峭削。俯瞰清湘。曲欄危磴。始抵洞口。泉聲淙淙。益外有礪道。由地中而入。者。予濯纓焉。復飲前軒而罷。午後趨澹巖。巖特高敞。爽塏土夷。燥可坐。萬人巨石磊砢。或玄或蒼。如倨如翔。洞門寬豁。朗然虛明。雖夏屋弗如也。酒數行。過洞。

已昏黑二鼓還舟中是日和霽歸途大風雨渡湘甚
危始知名山勝地登臨信有緣也漏下四鼓作此記
復賦二詩

零陵三記

唐 柳宗元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
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
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
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
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
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尤賦擾民訟于

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
役期月辦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懽
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磬鼓之
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
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
驅羣畜決䟽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均爲池爰
有嘉木美卉垂水藁峰瓏璽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
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
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

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
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宴好旅
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于是邑由薛爲首在昔禪
謔謀野而護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
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于是歟及
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
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予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
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于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謔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

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游讌南池記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栲竹箭。哀鳴之禽。其下

多芙蓉。蒲夫渠。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艷里間。誠游觀之佳麗者矣。崔公既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挾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以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悉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趨趨湘中。爲顛顛容耶。余既委廢于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永州寺記

唐 柳宗元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
陵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
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
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
藂石穹若洞谷。蒼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
丘者。與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予得而合焉。以

屬於堂之北垂凡均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辨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梗栴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陋室曲有興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缺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取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頓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與

乎茲丘孰從我游予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之君子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錘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譏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帝乃令

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
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
錘者。其死于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于
斯。微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
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斗絕。然而薪蒸篠
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
是其下有陂池芙蓉。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

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頽
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
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
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
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
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于斯而不蚤爲是也。
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于空色之實。而
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
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

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摯摯有無
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愚溪詩序

唐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
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
之染溪。予以愚觸臯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
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
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
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
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

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亡以利世而適類于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予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

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年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宋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記于溪石上。

愚溪對

唐 柳宗元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
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
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
連艦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
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
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
曰弱水秦有水掎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聆若

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覲。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

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不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旣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

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締。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汗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辭悔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溪上序飲

唐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爲記
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
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
之能不迴于泫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涸
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旣或投之則旋眩滑泊若
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往者衆皆據石注視懽抃以
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

有婁生曷南者其投之也一廻一止一沈獨三飲衆
乃大笑懽甚余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
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
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
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爲和
者有促數糺逖以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
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
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
成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山水間不可不知此等懽具

記愚谿

宋 王楙

王建逍遙谿亭詩曰逍遙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稀疏野樹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谿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僧來告曰愚谿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爲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寞出樵車。余觀二詩。深有感焉。當

言愚錄
道遙公隆盛之日。太官載酒。奉常抱樂。鑾輿翟禕。增
賁泉谷。見誇於諸公者。不一。韋公去此才數世耳。向
者道遙之地。至於賣供官稅。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
日。所游愚谿。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
陽寂寞。出樵車。是何墮廢。一至於此。觀此二事。重使
人惻然。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爲計。有
不可得。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嚮平泉者。非吾
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
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幾爲洛陽大族有力者。以
去。嗚呼。茲豈告戒所及哉。

游愚溪

宋 黃庭堅

三月辛丑同徐靖國至愚溪過羅氏脩竹園入朝陽
洞蔣彥回陶介石僧崇廣及余子相步及余於朝陽
巖裴回水濱久之有白雲出洞中散漫洞口咫尺欲
不相見。

不寐良

巖。集。回。水。戴。入。之。首。白。雲。出。臥。中。錯。曼。臥。口。夢。只。海。
臥。蘇。意。回。幽。介。石。曾。崇。觀。又。余。子。昨。世。又。余。於。昨。期。
三。月。辛。丑。同。斜。薛。園。至。愚。溪。巖。羅。尺。曾。竹。園。人。博。期。

宋 黃真聖

愚溪

浯溪題壁

宋 黃庭堅

余與陶介石。遶浯溪。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頌。晤臺
銘石堂。銘皆眾所共知也。以介石徘徊其下。實探千
載尚友之心。最後於浯亭東崖。披翦榛穢。得次山銘。
刻數百字。皆江華令瞿令問。王筋篆筆。畫深隱。優於
浯臺銘也。故書於長老新公。俾刻之崖壁。以遺後人。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水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
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
激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
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
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
鑿蕪穢俾為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焉

湖南雜記

唐 元結

右溪記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水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
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
激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
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
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
鑿蕪穢俾為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焉

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寒亭記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于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顛若日暮景氣烟靄異色蒼蒼石墉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于是于亭上爲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烝之地而清涼可安不
合命之曰寒亭歟乃爲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茅閣記

乙巳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以威惠理戎旅以簡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方多閑時與賓客嘗欲因亭引望以紓遠懷偶愛古木數株重覆城上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檻扇和爽氣滿于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烝休息于此何爲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蔭而庥之於戲賢人君子爲蒼生之庥蔭不如是耶諸公歌詠以

長之俾茅閣之什得系嗣于風雅者矣。

九疑圖記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登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謂之九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基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鼈。林無鳥獸。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栝並之。青莎白沙。洞冗丹崖。

寒泉飛流。異竹雜華。回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中山。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爲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里。未盡邊郵。當合以九疑爲南嶽。以崑崙爲西嶽。衡陽之輩。聽逸者。占爲山封。君表作園囿耳。但苦當世識者。拘限常情。牽引古制。不能有所改創也。如何。

湖南雜記
故圖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
往跡峯洞之名稱爲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
觀者易之時永泰丙午中也

廣宴亭記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于鮮上而爲侯
舍漫叟家于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
故實爲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
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欲因而修之命
曰廣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修廢遺尤異之
事爲君子之道於戲天下有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
者誰能脩而旌之天將厭悔往乎使公方壯而有是
心也當裁畜簡札待爲之頌故作此廣宴記

殊亭記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爲理
故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
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況于人哉公能令人理使
身多暇招我畏暑且爲涼亭亭臨大江復出山上佳
木相蔭常多清風巡回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才殊

湖南雜記
政殊跡殊。爲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斲石刻記立
于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春陵菊圃記

春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遠致之。植于前庭墻下。及再
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嘆久之。誰不知菊也。方
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爲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
猶宜。徒植修養而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於戲賢士
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
如此菊也。悲傷奈何。于是更爲之圃。重畦植之。其地
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麾不此
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爲助興
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于記後。

嶧臺銘

浯溪東北二十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
申至丑寅崖壁土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
尺下當澗潭其勢礪礪半山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
上石巔勝異之處悉爲亭堂小峰嵌竇其間松竹掩
映軒戶畢皆幽奇於戲古人蓄憤悶與病於時俗者
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則必山巔海畔伸頸歌吟以
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爲嶧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
曰湘淵清深嶧臺峭陵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
士羈牽局促借君此臺以縱心日陽崖礪琢如瑾如
珉作銘刻之彰示後人

浯溪唐亭銘

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面
在江口東望嶧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唐亭當乎石
上異木夾戶疎竹旁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
上月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
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
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上林野之

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水樂銘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磴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欠於耳尤便不至南磴卽懸庭前之水取歌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銘曰烟纔通寒淙淙隔山風考鼓鐘。

東崖銘

晤臺西南支危高廻在唐亭爲東崖下可行坐八九人其爲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宮羽之相資也銘曰晤臺蒼蒼西崖雲端亭午崖下清陰更寒可容枕席何事不安。

寒泉銘

湘江西峰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峰上有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踟躕行循其水本無名稱也爲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暍人不之知待當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仁

惠不在茲水舟楫尚存爲利未已。

陽華巖銘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
大巖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
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名稱之
縣大夫瞿令問藝兼篆籀俾依石經刻之巖下銘曰
九疑萬峰不如陽華陽華嶄巖其下可家洞開爲巖
巖當陽端巖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顛如關
溝塍松竹輝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節
窮老於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爲
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踟躕徘徊。

窠樽銘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顛有窠
石可以爲樽乃爲亭樽上刻銘爲志銘曰片石何狀
如獸之踰其背顛窠可以爲樽空而臨之長岑深壑
廣亭之內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回淵長瓢之下
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爲之力天地開鑿日月杖拭
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尤宜直純勒銘亭下

以告後人

丹崖翁宅銘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

俗曰赤石園

有唐節者曾

為瀧水令去官家於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之作銘曰瀧水未盡瀧山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礚礚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舟籬上釣車不知幾峰為其四墉竹幽石磴泉飛戶中怪石臨淵礚礚石頭何得石頭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

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灤溪銘

乾元戊辰浪生元結始浪家灤溪之濱灤溪蓋湓水分稱灤水夏灤江海則百里為灤湖二十里為灤溪灤溪浪士愛之銘之其濱於戲古人喜尚君子不見君子見如似者亦稱頌之灤溪可謂讓矣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可遺灤溪若天下有如似讓者吾豈先灤溪而稱頌者乎銘曰灤溪之瀾誰取盥焉灤溪之漪誰取飲之盥實可矣飲豈難矣得不慚其心不

如此水。浪士作銘。將戒何人。欲不讓者。慚遊瀼濱。

異泉銘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有迴山。山顛是秋崩。拆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仞。浮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于泉上。其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何故作銘。銘于異泉。爲其當不可闕。拆石出焉。何用作銘。銘于異泉。爲其當不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顯與晦殊。爲此銘者。忘道也歎。

杯樽銘

郎亭西乳有藁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顛。以爲亭。石有窳顛者。因修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爲杯樽。乃爲士源作杯樽銘。銘曰。窳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實有殊狀。如竇而底似傾。幾欹非曲。非方不準。不規。孟公高賢。命曰杯樽。漫叟作銘。當欲何言。時俗僥狡。日益僞薄。誰能採飲。共守淳樸。

退谷銘

探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爲竇，爲淵，滿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時上源以漫叟退脩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心進跡退，公懼漫叟辭小受大於戲退谷，獨爲吾規，干進之客，不羞遊之。何人作銘？銘之谷口。荒浪者歟，退谷漫叟。

探湖銘

探湖東抵探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郎亭，有菱有荷，有菰，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探亭遊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探樽之下，遂命曰探湖。銘曰：誰遊江海，能厭其大，誰泛探湖，能厭其小。故曰：人不厭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厭之，死雖千歲，其行可師，可厭之類，不獨爲害，死雖萬死，獨堪污穢。或問作銘意，盡此歟。吾欲爲人厭者，勿泛探湖。

五如石銘

淳泉之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是。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于七

泉故命為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為洞井井與泉通一目命為洞樽樽可貯酒石尾有穴且如礮者又如瀧者泉可渟澄匝石而流入于礮中出而為瀧於戲彼能異于此安可不稱顯之銘曰五如之石何以為名請悉狀之誰為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右如驚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龜出洞登山若坐于顛石則如乘彼靈槎在漢之間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彼起如動不旌尤異焉用為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踞角居反礮
紅反龍所江

七泉銘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于淵竇或繁于嵌臼皆澄流清漪旋泓相奏又有藜石欹缺為之鳥嶼殊怪相異不可名狀此邦豈世無好事者耶而令自古荒之乃修其水木為休暇之處每至泉上便思老焉於戲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終不惑也故命五泉曰漣漣淙淙汭汭來者飲漱其流而有所感發者矣留一泉命曰漫泉蓋欲自旌漫浪不厭歡醉者也

次山銘言
惠泉銘

於戲惠泉。清不可濁。惠及于物。何時竭涸。將引官吏。盥而飲之。清惠不已。泉乎吾規。

汾泉銘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吾命汾泉。方以終老。欲令圓者。飲吾汾泉。知圓非君子。能學方惡圓。

直泉銘

曲而爲王。直蒙戮辱。寧戮不王。直而不曲。我頌斯曲。以命直泉。將戒來世。無忘直焉。

忠泉銘

不爲人臣。老死山谷。臣于人者。不就污辱。我命忠泉。勸人事君。來漱泉流。願爲忠臣。

淳泉銘

汙汙淳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裨助純孝。

漫泉銘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觴。不沒石魚。漫也叟稱。名泉何爲。旌叟于此。漫歡漫醉。

東泉銘

泉在山東。以東爲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吾意未盡。將告來世。無忘畎引。

袁宏道曰。次山諸銘。幽竒孤冷。足發水山之性。每首前用小叙記。尤佳。

游沉香巖記

明 董傳策

楚中自茶陵以南。長沙衡永三都。綿亘諸山。奇峰怪洞。層見絡出。水清澈。尤稱其山之奇。余耳目所厭。殆幾不能狀記。自永而出。謂必無奇。迺十四日丁亥晨。發石級渡諸灘。午從船窓隙。望見一峯。壁殊詭絕。舟子云。諸葛兵書山。恨削立不能登焉。夜泊陸埠。遊興甚痒。強拉岸邊人而問。奇處有父老笑曰。此境爲沉香塘。迤邐數里入深山中。有沉香巖。奇甚。顧此仙靈。

所棲道多猿獠虎兇非數十人秉炬操戈戟不易可
遊今暮矣郎君且休矣余與吳子相顧呀然時月皎
如晝清風徐來余踴躍曰天假我遊諸君遊無恐余
二人乃與周山人李生飲酒糜命諸僕人飽飯執巨
杖提竹燈籠而前余二人各持一劍周山人李生各
持一弓矢信步往遊不覺逾數里至一高岡岡上層
峯挺秀旁有老木垂藤下瞰清江一灣水月四面曠
野蕭然殆非塵境也進而登巖巖甚敞余輩方坐命
酌吳子遽倦而假寐余覩巖前有一小菴左覆漁磯
右插青竹數竿景象幽閒乃獨往而憇焉菴內一石
函有書遂取視之丹書也意若遊客所遺顧此人跡
罕到安知非有詭秘人藏之名山以遺好事者余得
收而珍惜之因爲賦詩一首已而周山人李生從岡
掖來云彼中猿獠虎兇交印跡于道知父老之言非
我欺也促余還舟過而撼吳子猶未醒余復與二人
徧踏中外大都其境幽其石峻其篁木遂茂其壑澄
而深其村落大曠非余輩劇興不能遊遊且不能適
余故以斯遊爲甚壯而吳子旣醒起而偕三人者歸

則讓余筆記之余不得辭

游兜率岩記

謝岩

曹成既陷安仁榔桂雲擾予從嚴君命徙家于資興
暇日接士人黃世工始知寓舍不遠有兜率岩者神
工鬼迹莫之與並乃拉三弟爲世外遊但江天久陰
阻於寒冽日望霽雲以定行李信宿間款延慶寺因
割松膏數百鬻爲炬火用蓋聞岩中晝晦故也是晚
重霄開爽氣候可人遂戒僕史暨鷄聲欲窮林色將
瑩各携九節啜粥而行自市尾呼小舟絕漾輕波已

達平地凡十五里至鐵坑遙望岩穴不隔尋丈由山脚百步抵僧德明所居庵舍雖小具舍法界背疊林莽面列溪澗幽禽巧轉人聲實絕迤邐登山磴道盤折雲根鳥徑陟降之間勢若霄壤初得一洞容數十人爲窾穴甚細過是幾半里岩肩恍然天降地湧驚異滋至挺身入岩已覺溫鬱衆議褫去層綿衣袂然炬以進地勢漸下西行一食頓回視金剛力士形若錐刻夾路祥雲作陣不容履舄薄而視之咸乳石也又西得老君像一軀岩東屑累之上有崒堵坡直抵

岩頂望不可極西邁覩帳幄高百丈如猛風所吹聚皴成疊其中一疊叩之清鳴非鼓可比傍則玉池瑩徹甘冷倍常路盡始出間道尋之數桂矗立端正可愛地廣石平過於甃砌云法筵四開無有褊隘回而北趨嶙峋細碎若荔枝者若楊梅者若菌蕈者若餅餌者若搭架衣服者若飛簷冰雪者凡此類物象千品心目俱疑自北而東樓臺參錯人鬼髣髴帷中之菩薩雲際之如來金壁爛熳龍蛇蜿蜒瓔珞盆盃百千萬億奇花異木所至森然凡五易其處從東際復

欲東游同游告以峭險須露頂裸袒乃可深入時筋力已乏乃益明燭幽之具匍匐偃僂至于扶携出俟日晷已轉午矣大抵自岩口以至深遠羣石縱橫曲折四維上下皆鍾乳滴瀝凝結而成不留纖隙玲瓏穿虛左右逢源洞口輝映入之迷人或乘空下垂或從地突起飛走生植屋宇雲霧器皿世之所有無一闕者色多黃白罕有青碧比倣人工加以奇麗乳新體潤則画臺堆蠟含光散射則火出微鑽珠幡舍利種種莊嚴與觀兜率綿界等無有一岩覽夫載籍石之特出者古今記錄往往過實已見者竭於咨嗟未見者發於夢想彼一端之善尚爾是岩兼善而有餘宜如之九華爲天地間尤物豈惟浪得名耶說者顧未見資興之岩耳予伯仲歸索懷袖得小石之佳者以千百計置諸几席以追配事惟石供之萬一云

游永朝陽巖因泛瀟湘記

明 董傳策

余讀唐柳子永州諸山水記未嘗不嘆其文之奇詭
 卓絕也既以罪竄斥道由茲境益愀然願訪其故所
 遊處而遊焉乃記所稱法華愚溪南澗者即蕪沒不
 可得遊獨朝陽巖故在也而余與吳子以監押官之
 暇蓋連日夜往遊云當其弔古興懷尋幽命酌流羽
 觴而發詠招衲子以談禪已復乘月班荆涼風乍爽
 漣漪水色秋氣逼人咸屬吳子記之矣余不能更疊

作記遊語顧獨於柳子事有概乎中而余從巖前訪
十賢祠則往昔名人官永者咸得祠惟柳子者不逮
焉余指謂吳曰柳子可惜祠不逮者可恨夫柳子奇
才乎奇才乎徒以少年英博之氣狎遊兩王生謂可
籍手與堯舜烈患在不知人以彼其才令稍知問學
悟理道豈至其身名委頓撼抑迄今千百年猶不獲
伸也乃余獨悲其一斥之後遽歸恬夷羈永數年蕭
然不擾有古寓賢之遺風焉其所爲遊覽山川諸撰
次奇詭卓絕之文猶足命于世而不朽也彼其祠不

逮云者直規規時俗見耳夫司馬遷韓愈人之豪者
也遷救李陵愈友柳宗元爲文古之人憐才不詭時
好今視之有餘愧矣夫士有幸有不幸余遊朝陽巖
觀記賢祠不逮柳子殆傷之焉吳子曰每病足下方
而介迺其持論寬若此誠不意遊岩得新語矣於時
放舟瀟湘水清徹底而余懷屈平之艱貞憶湘靈之
哀怨迺顧益誦柳子去國竟已遊懷人淚空垂之句
舟之人咸喟然興嗟不置也夜夢韓退之氏偕柳子
詣余謝曰得子可稱千載知己矣余寤而笑曰柳子

泛瀟湘言
宜快也乃韓子憐才之意顧今猶未泯泯耶又安知其不憑余而語云余輩幸不墮柳愆而今明時浩蕩又無假憐才者而釋縛焉卽余所指記者繆耳繆耳命之遊永朝陽岩因泛瀟湘記蓋余有二指云

九疑山記

吳興慎蒙

九疑山在寧遠縣南六十里晉郭璞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或云九峯參差互相隱映望而疑之故名峯各有一水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於洞庭九峯曰朱明石城石樓娥皇舜源女英簫韶桂林杞林有沙樹十二株大者七八圍小者計五圍縣官某欲鋸其最小者四圍爲用風雨霹靂死者二人樹在舜廟前

會文事言
一吏冥司勅主人間食料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
而有權位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料幾何此鬼神所
不甚吝飛而食肉者所不暇爭也舜糗草孔飯蔬閔
含菽范斷壘周顒之早韭晚菘蔡樽之紫茄白苧卽
聖賢豪傑皆然況吾儕何人而敢望五侯鯖郎官鱸
乎吾嘗笑何曾不食大官所設滋味過丁王者李贄
皇丹砂寶玉雜投戲羨此復何樂亦復何味遂至罨
入五欲甕中幾老死不得出二公有知悔不作飽菜
軒主人耳長卿才甚竒書甚博胸中甲兵甚富而能
性安藿食若將終身頗得遷吏吏隱之樂玄德謂張
桓侯云吾豈種菜者耶長卿笑而不答

卧對之吾豈蘇萊香亦疑味笑而不答

卧對之吾豈蘇萊香亦疑味笑而不答

吏隱亭述

唐 劉禹錫

元和十五年再牧于連州作吏隱亭海陽湖孺人自
外閑不知藏山歷級東望倪非人寰前有四榭隔水
相鮮疑靄蒼蒼深流布懸架險通蹊有梁如蜺輕泳
徐轉有舟如翰登霞漾月若在天漢視被廣輪千畝
之半翠麗于是與世殊貫徵明峭絕藿靡葱蒨炎景
有宜昏旦迭變疑昔神鼇負山而抃摧其別島置此
高岸海陽之名自元先生先生元結有銘其碣元維

假符子維左遷其間相蹊十五餘年封境服人其猶
比肩天下山水非無美人地偏人遠空樂魚鳥謝公
開山涉月忘還豈日無娛伊險且艱溪山景物城池
爲伍却倚佛寺左聯仙府勢拱臺殿光舍廂廡窈如
壺中別見天宇石堅不老水流不腐不知何人爲今
爲古

宅仙洞記

宋 董居誼

靈陵縣西二里爲群玉山巨竹蕭森古木樛曲怪石
萬狀地勢清勝一郡之奇觀也余謫寓永常杜門不
出適秋晚氣清約領衛鍾子正偕館賓陳叔宜丘積
夫同訪宅仙洞洞之下舊有群玉山漫莫省其處山
中道士云僻在山之陰崖苔蘚中猶有字刻可辨荒
蔽爲甚人跡罕到余亟與同來二三客隨其所之極
其所止而休焉徘徊四顧怪石林立峭拔透邃入眼

成畫去東南十許步有隙如扉款通乎山之顛而叢
篁蔓棘襍錯相拒不可着足未免俯僂攀援而升山
路四轉巖竇畢露爭竒獻巧應接不暇出而舉手相
賀凡一山高下妙處了然在吾人腦次矣繼而約副
將趙聲遠循前日之所經歷命斤誅穢隨勢取蹊後
月餘又得翻經臺之故基盡取當時造化融結之功
貫而爲一自是無入而不得或謂此山距郡城甚邇
豈無前輩題品而湮沒經歲若無聞焉何也余曰天
下之事久則廢廢則興如環無端不無終詰者不獨
此山也余今日幸而與之相遇苟棄之而不顧則此
去興廢又未可量宜立游亭以昌厥後越旬日而成
因賦詩於其上復此一段竒觀然人之好惡不同物
之隱見有數更數十年之後又安能保其興廢何如
哉烟霞痼疾不能自己度不滿識者一笑

含輝洞述
唐 劉禹錫
河東薛公景晦以文無害為尚書刑部郎中以訕為
道州刺史居郡大理至于無事清機羨益盡付山水
一旦以書來誇曰吾得異境于近郊自城西門並南
山俯江水有石穹然如夏屋其左右前後又如回廊
曲房藻繡彫形之象雲生日入怪狀迭發水石卉木
杳非人寰意其當為食霞御氣者之所遊息委蛻而
去不知其幾千百年逮今得諸黃冠野夫及請而往

含輝洞述

唐 劉禹錫

河東薛公景晦以文無害為尚書刑部郎中以訕為
道州刺史居郡大理至于無事清機羨益盡付山水
一旦以書來誇曰吾得異境于近郊自城西門並南
山俯江水有石穹然如夏屋其左右前後又如回廊
曲房藻繡彫形之象雲生日入怪狀迭發水石卉木
杳非人寰意其當為食霞御氣者之所遊息委蛻而
去不知其幾千百年逮今得諸黃冠野夫及請而往

含輝洞述

因名其地曰含輝洞。蓋詩家流所謂山水含清輝者是已。吾子常以詞雄于世。蓋爲我誌焉。愚得書退而深惟若薛公者。少居江湖間。遊名山東。探禹穴。止四明。句曲。金華。陽羨。南過九江。薄匡廬。以涉彭蠡。天下山水之籍存乎胸中。第其高下。銖兩不失。及是而口呿不能名。顧謂竒信矣。若江華者。九疑三湘之佳麗地也。前此二千石御史中執法河南元次山諫大夫北平陽亢宗。司刑大夫東平呂和叔。皆碩人也。考盤招隱之致。恒汲汲然。卒使茲境貴于異日。豈地愛其

寶有時而發耶。顧謂異信矣。夫物之有作。俟言而遠。故述焉。以書于洞陰。曰營陽鬱鬱。山水第一。洞有含輝。遊人忘歸。忘歸孔樂。請言其畧。先是斯境翳于榛薄。天姿孤絕。凡目所忽。閱其清光。有待而發。公之來思。探異翫竒。菱野憇林。而民悅之。旣悅其至。益知所嗜。捫陁歷峴。來適公志。偶得竒絕。聿來告公。駕言從之。谷岸溟蒙。有石如門。又如垣墉。樛蔓交木。似綸似組。乃芟乃治。乃可布武。伸脰掉臂。空洞無阻。左右回環。儼若廊廡。飛泉出竇。練縑花吐。觸石吹沙。珮搖絃。

撫側逕夤緣。豁然見天。有石如堂。度之五筵。東西二門。與日明昏。與者如石。宣者如軒。因其高下。爰構亭榭。匠生于心。隨指如化。開山剪木。後以私屬。結構暨茨。子來嬉嬉。無事而就。邦人不知。淑清之辰。休澣之時。雅步幅巾。琴壺以隨。前無俗人。與白雲期。年日盡適。形神不羈。元氣顛然。觀吾朶頤。遵渚之鴻。有時而飛。石門之下。可以棲遲。此谷而盈。彼丘而夷。維公之游。跡永在斯。

大酉洞記

明 王世隆

楚之西洞庭之北有武陵桃花源卽昔人避秦處也踰桃花源水行三驛程卽辰陽郡西北踰盧溪浦口四舍許爲大酉山卽道書所謂第二十六大酉華妙洞天古傳所謂穆天子藏書于大酉山小酉山之中者是已山多石洞豁窅深邃不類人世其濱江者特壁立倒出江側上有懸溜成石乳二一擊之作鍾鳴一作鼓鳴舊名之曰鍾鼓洞其在內者曰華妙洞洞

門甚狹隘幽暗必揚燎爇行乃可入既入里許卽曠
然平沙可游可卧再進則有石室相傳爲秦人藏書
室卽穆天子藏書處也父老相傳先世有樵夫入洞
中卽石室取書出見風皆應手滅成灰塵今則無可
見矣山之巔爲九峰嶺蓋宋道宗時嘗封禪天下名
山福地茲山亦以名勝得與今猶有故封者九誌錄
爲九峯嶺者誤也山腰有會仙橋及張果煉丹池雖
不可信而居民耕作往往斲地多得靈砂滿缶數四
蓋必昔之幽人志士所棲隱也莊子讓王篇謂舜讓

天下於善卷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自得
於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迩之枉山宋
封爲遁世高蹈先生今其遺跡具存而屈子所謂朝
發枉渚兮夕宿辰陽枉山卽茲山也世隆嘗讀書茲
山鄉之人士多從世隆游者乃卽茲山爲書院曰大
酉華妙洞書院爲堂二曰讓王堂曰逍遙堂蓋皆本
莊子語及善卷之事而名之也曰高蹈祠卽宋故封
之名以祠卷曰丹砂房蓋辰之土物莫靈於丹砂故
神農嘗百草以丹砂繫之辰其名著矣故卽地所出

而名之是皆余所作因是以求之庶幾乎不與草木
同朽腐也其曰鍾鼓洞曰秦人藏書室曰會仙橋曰
張果煉丹池曰九對嶺則皆山所固有予不得而增
損之焉夫莫大於天下莫聖於堯舜卷也乃欲天下
而不受其視堯舜若薄之而不爲者其志遠矣要未
可以隱逸一節之士論之也正猶丹砂不列於人間
飲食嘗用諸品而其爲世外奇寶則世固有知之者
嗚呼希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游彈子洞記

明 胡直

辰溪之乾溪北山有石洞豁然張也土人指曰是石
彈子洞昔有過者又字之曰玄靈洞凡乾溪衆水咸
歸洞底伏流三十里出銅馬潭合盧溪江東去予數
過異之至是始單騎往觀將逼洞口卽步循亂石攀
緣履口外憇盤石上仰觀中巔皆峭壁上怪石糾拳
倒垂若鬢首然旁兩崖峙天若雙門闢兩掖焉水落
石間雷吼輪鞞或爲鏜鏘之音石勢如動予嘿坐久

之復攀緣度數流始抵洞中洞高廣俱可數十丈下
遍水石因選石跂而外觀則見衆流之歸也如歸飲
啗之內洞中之右又一小洞窈黝不測則伏流入深
處也小洞當門有橫石負小方石小方石又負一巨
石其上若覆荷又若茄房咸如人所置予欲更久留
則石燕數萬穢下不可坐也方未入或言穢或言無
他奇既出或言奇又或言幽予曰嘻予未游於物之
外也人惡知淨穢之辨奇不奇之分予獨訝者今時
旱虐苗稿盡矣乃不使衆流分布溉之乃獨飲啗其
腹甚非仁者澤物之意而或謂楚水國也水橫溢連
年江漢洞庭不得率其職則又不若茲洞則歛而懷
之之爲愈也予曰若是則洞之蓄淵矣非予所及也
因并記之以自思

藏丹洞記

宋 陸游

漢嘉郡治之西偏望雲樓東有石穴天將雨輒出雲氣予疑而發之則石室屹立室之前地中獲瓦缶羅矮貯丹砂雲母奇石或爛然類黃金意其金丹之餘也悉歛而積藏輸諸府庫緘識唯謹予嘗讀丹經言古得道至人藏丹留於名山非當仙者輒不見雖見亦輒變化今是丹不藏各山而近在官寺之側予以塵垢衰病之餘又輒見之是與丹經之說大異或謂

丹藏于此遠矣方上古未爲城邑時西望三峩東帶
大江山川秀傑蓋宜爲仙真鍊藥騰舉之地至子輒
見之者豈神物隱見有時而予適逢其時與丹之伏
而不見者常多見者常寡雖嵇叔夜葛稚川不免齋
恨以脫而予顧得見焉茲非幸與乾道九年秋八月
辛未山陰陸某記

